那碗手擀面

□滁州市南谯区教体局　　董雪芹

四时自然成岁，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自从“阳康”后，爱人和女儿胃口都不是太好，吃饭成了最难心的事，想着做点手擀面吧，软软的面汤更好消化和吸收。做手擀面关键是和面，每次和面耳边都会响起父亲的叮咛“和面要三光，手光、面光、盆光”。照葫芦画瓢地和面，再加上实践的机会很少，自然是做不到“三光”的，面和得还是不够硬，揉得也不够透，虽不够劲道，但还是吃出了手擀面的味道，尤其是黏黏的西红柿面汤喝起来酸酸的、顺滑爽口。

舌尖是有记忆的，即使相隔三十几年，童年的那碗西红柿手擀面的味道今晚再次毫无保留地涌现，思绪把我带到三十多年前，带到那个夏日的傍晚，带到那个围着小桌等父亲端上西红柿手擀面的那个场景。

父亲是一名军人，在部队学习机械维修，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退伍后被分到了皖北国有煤矿做了一名采煤机械技术工人，从进矿到退休，父亲始终在采煤掘进一线负责机械故障的排查与维修，年轻时自己是技术骨干，年岁渐长负责带徒弟干，这样一干就是近三十年。他不善言语，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几乎月月出满勤，每个季度都能拿到安全奖，年年受表彰。小时候经常半夜三更有单位的同事到我家请他去井下维修机器，父亲从不推辞，也无半点怨言，他把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给了矿井。

父亲从小吃了很多苦，很小的时候便没了母亲，相依相伴的弟弟妹妹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相继病死，残酷的青少年时期的境遇造就了父亲吃苦耐劳、不苟言笑，却又无比倔强、坚强、正直、善良的性格。

当过兵、吃过苦的人，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强，父亲也不例外。记得他会做馒头，能烧得一手好菜，过年过节炸糖糕、炸油条，还会自己熬糖稀，小时候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是父母尽己所能为我们兄妹几个遮风挡雨。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是甜蜜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做的西红柿手擀面条。炎热的夏季，我和小哥总会去父亲的单人宿舍住上一段时间，最难忘的是夏日的傍晚，矿上大喇叭的号声一响，整个宿舍区的孩子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因为老爸们要下班了，随着他们一起回来的可能还有西瓜冰糕之类的好东西。父亲先把西瓜放进水桶里冰镇，接着便是给我们准备晚饭，最拿手的就是手擀面。父亲一边和面一边说这做面条的面一定要和硬点，面条吃起来才劲道，又大又长的擀面杖卷着圆圆的面团抻开又卷起来，再抻再卷，不时往大圆面皮上撒上一把面粉，就这样来来回回抻卷几十次，做面条的面皮就算擀成功了，接着把面皮熟练地叠起，然后切成宽窄差不多的面条，用手轻轻捏住最上面的一层，然后用力一拉，长长的面条便在空中跳起舞起来。接下来便是西红柿炸汤后兑上开水、下面，粉红的西红柿面汤，托着白白嫩嫩的面条在锅中“咕嘟咕嘟”地吐着水泡，面条的香气混合着西红柿的酸甜味早已飘得满屋都是，我们兄妹便摆好小板凳围坐在矮矮的小桌旁等着美味上桌，那一刻那个味道成了至今难以忘怀的记忆。

再后来，我们长大了，长期的操劳，父亲的身体渐渐走了下坡路，开始是手脚麻木，再后来是半边手脚活动都不太灵活，脑血管疾病就是这样每复发一次病情就严重一次。2003年的8月底，父亲半夜脑血管破裂，经抢救虽挽回来一条命，但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父亲瘫痪在床且失去了语言功能，但他心里是清楚的，他用眼神和我们交流，一听说我们要回去，他眼泪就出来了，那些年多亏了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父亲在床上躺了三年半，终究还是离我们而去。

如今，我也学会了做手擀面，可是亲爱的父亲却没能尝到我的手艺。三十多年过去了，吃过很多面条，但童年时那碗父亲做的西红柿手擀面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每逢佳节倍思亲！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七年了，无数次在梦里与他相遇，醒来后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仍无以言说，唯有泪千行。

春天与少年

□全椒县教体局　　冯根林

雨过天晴的日子，万里无云。阳光已经有了热力，四野散发着青草的香味，让人深刻品尝到清香是怎样的一种温润味道。有三两只喜爱风景的昆虫在晴朗的天地间变着花样地飞翔。

初春周日的午后，刚上小学的孙子缠着我，非要我陪他去寻找春天，这是他自设的作业：与家人一道出去看看春天在哪里。

走在二月的新河原野，我们共同看到了清清的水，柔柔的柳，青青的草，红红的花，还有翩翩的鸟。我比他年长50余岁，他寻找春天的兴致比我高100倍。

在一处平坦的草地上驻足，我问他：“你看到春天来了吗？”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含糊其词地笑着说：“好像来了吧？或者刚刚醒来，正在路上。”
我指着近处老柳树的枝条对他说：“春天刚刚爬上大柳树的长辫子。”
他笑了，认真地说：“春天才长出一点点黄头发。”
老柳树的树冠新发了嫩芽，浅黄一片，如果那是春天的头发，这老柳树该是怎样沉稳的少年气概啊。我不禁摸了摸孙子圆圆的小脑袋，理了理他稀疏的黄头发，这一刻，我仿佛触到了春天的柔美。春天如少年，少年即春天。
走上新河岸，孙子忽然向远处跑去。最后，他站在一辆白色面包车跟前，跳着脚向我招手：“爷爷，爷爷，快来呀，快来呀！”我走近了才看到，那是一辆运送小鹅苗的车，整个车厢里挤挤挨挨都是小小的黄绒球。那金黄的小动物闪着亮亮的眼睛，互相唱和着，那声音清脆悦耳，胜过黄鹂。
“爷爷，你买一只小鹅给我吧？它好可爱啊！”小孙子眼巴巴地望着我，又眼巴巴地望着那群金黄色的小生灵。
我立即响亮而诚恳地对车主说：“请卖一只小鹅给我吧？我的孙子想养一只小鹅。”车主微笑着说：“不能卖给你呀。这是养殖场订的，一只都不能少。我们休息20分钟，马上赶路。”
我对孙子摊摊手，很无奈地说：“人家不卖。怎么办呢？”
孩子噘着小嘴，可怜兮兮地说：“我刚看到春天来了，但人家又要运走了。”
知道买不到小鹅苗了，他开始贪婪地看河边的油菜田。浅黄的菜花连成一片，好像成千上万只小鹅苗汇集在一起。油菜花起伏的波浪像小鹅快乐的韵律操，也作春风里动植物的集体舞。
看着，看着，孙子高兴地跳起来：“哈哈，油菜田真像我们学校的操场呢。”他转着圈动情地唱起了《少年 少年 祖国的春天》。
新桥左岸步道停着一辆手推车，车旁站着两位耄耋老人。老太太拄着拐杖，吃力地搀扶老爷爷练习走路。这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初春的阳光照着他们的鹤发童颜，照着他们的沧海桑田，照着他们的情意绵绵，照着他们走在战胜疫情的第一个春天。
“你看到春天了吗？”这样的情景孩子自然看不懂，他答非所问地说：“是不是到了春天，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长出力气了？”我点点头，用爽朗的笑声肯定他的答案。
走过襄河桥，走过太平桥，走过花园桥，走过二贤桥，我指着清清的河水问：“你看到春天了吗？”
孙子跳着唱道：“我看到春天了，暖风是她的脚步，清水是她的歌声。”每个少年儿童都是天生的诗人，此言不虚。
继而，孙子仰起头，闪着大大的眼睛，顽皮地问我：“爷爷，那你看到春天来了吗？”
我弯下腰，拍拍他粉红的小脸蛋，盯着他好看的眸子，说：“美好的春天，早就来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春天就是你，你就是春天。你和你的同学，是祖国的春天。”
孙子听懂了，笑脸如花，纯美绽放。

一枝春　　□肥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解光文/摄

小城旧事
□舒城县城关第二幼儿园　　黄海清
纪爷爷从台湾回来，母亲让我和妹妹回去陪老人家转转。我匆忙到了家中，纪爷爷坐在沙发上，老人家已经八十多了，头发理得极短，依稀的白发，身体却很硬朗。他曾在台湾做过记者，后来去了纽约在一家银行就职，退休以后居住在台湾，每隔几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是一定要来我家的，他喜欢吃母亲做的家常菜，荠菜、马齿苋、蒿子粑粑，盛赞母亲做的菜才是真正的家乡风味。他一边看母亲的文字，一边赞许地对我说：“你母亲的古文底子厚实，现在的人啊，很难再写出这样的文字了！”母亲也把纪爷爷在报纸上刊登的旧作拿给我们看，都是剪报，母亲用订书机小心订好的。纪爷爷和母亲拉着家常，说着一些我们似乎熟悉的名字。
纪爷爷是母亲的邻居，外公在世的时候，他们私交甚好，从纪爷爷的口中，我知道了一些外公的旧事，那些事情，母亲依稀告诉过我，但因为外公过世时，母亲只有几岁，很多事情都是从大人口中知道的，没有纪爷爷知道得那么清楚。外公的祖先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外公从小和纪爷爷还有我的表舅公一起读私塾，是极好的朋友。外公的家境殷实，家里做些生意，娶了外婆，外婆贤良、清秀，过门后生了舅舅和我母亲，一家人日子和和美美，很是安宁。可一个极偶然的事却改变了外公的命运，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家住桃溪的邵姓男子在晓

8

天突发疾病，外公的母亲帮助了这个外乡人，让他住下来，身体恢复如初后男子回乡后渐渐过上了好日子，心存感激，他拉着外公的手一再感谢，说一定要报答救命之恩，外公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事情慢慢就淡了。

过了半年多，那个邵姓男子花钱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一定要外公去做。外公天性不喜做官，但钱捐了无法再取回来，外公不忍拂逆他的一片好意，勉强接受了，谁知，灾难就这样来了。当时，已近解放，纪爷爷、表舅公去了台湾，外公仍留在本地。后来因为乡长潜逃，外公被替代镇压了……而我也终于明白小时候无论我怎样好奇，问外公的事情，母亲总不肯说。

外公过世时母亲只有两三岁，外婆在极其困难的境遇下仍要母亲读书，外婆善良的天性里明白，读些书会有用的。因为母亲天资聪慧，又极勤奋，舅舅就早早去了厂里做事，家里一心让母亲读书。母亲就读高中是一所重点中学，校长和老师都很器重母亲，母亲的成绩在文理科中都是第一，她的勤奋好学传为佳话。那时母亲很苦，步行七十里才能回家，冬天穿的棉鞋怕雨雪浸湿了，涂上厚厚的桐油，走起路来极沉重。但即便辛苦，母亲从未丧失过求学的勇气。高考时，母亲的成绩极其优异，可是在档案材料上，母亲的校长却不得不填上“因该生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不予录取”。当母亲去了一趟又一趟学校，看着同学们一个个拿了通知兴高采烈的样子时，母亲跑到河边大哭了一场……

后来，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到毛坦厂中学，母亲随父亲一起去了那儿，考了民办教师，从教多年后，以全区第一的成绩转正，成为正式教师。1983年，母亲调回舒城母校舒中任教。当时母亲母校的老师，在中学管教学的副校长亲自去教育局说：“这个老师我们要定了，她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毕业生，她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一定会是个好教师。”而最终，母亲工作中的敬业、专注与无私，证明了那位校长的话。

曾记得母亲不会骑车，步行近十里给请病假的学生义务补课；她班上一个女生成绩优异，父母很忙没人做午饭，母亲主动让这个女生每0天中午来我家吃饭，后来这个学生考取了科大少年班；母亲还经常去学生家里家访，及时和家长沟通学生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母亲是一个敬业的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自己也因为工作出色被当选为安徽省第七届人大代表。

说话间，母亲让我们陪纪爷爷去校园看看，说一会就吃中饭了。我和妹妹挽着纪爷爷，去看水杉林，南楼，还有他们读书时常去的亭子，校园现在整齐多了，盖了五六栋新的教学大楼，现代气息很浓，纪爷爷说：“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低矮的平房，树木很多，鸟儿很多，许多白头翁、灰山雀、翠鸟就落在低矮的树上，池塘边大清早都是读书的穷学生，如今真是物是人非啊……”

是的，那些旧事真的斑驳了，像南楼的水杉林，在黄昏的风中独自呢喃着。一些事情过去了，就永远地过去了。回首之时，我们珍藏心间，偶尔沉浸其中，或悲或喜，或会心一笑，长河微浪，皆为岁月的馈赠，静静留在时光里。